

严用和治疗水肿学术思想探讨

★ 高常柏 付滨 (天津中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天津 300150)

关键词:水肿;严用和;学术思想

中图分类号:R 256.51 文献标识码:B

严用和,字子礼,南宋时人,生卒年代不详。他是一位有卓越贡献的医学家,著有《济生方》。该书内容丰富,既有论,又有方,在病种上包括外感病和内伤杂病,旁及外、妇、五官诸疾,但侧重点在杂病。该书为严氏30余年临床经验之总结,是集“衰所试之效”方药之所成。其中对水肿的论述颇有独到之处,推动了关于水肿理论和治疗的发展。

1 学术渊源

严氏十二受学于同里刘立之先生之门。据记载,刘立之著有《方脉要诀》一书,为其熔铸了“重脉理,察虚实,辨脏腑”的治病理念,因为脉可候脏腑之

盛衰,“虚实之要,莫逃乎脉”(张景岳言)。严氏除继承先师的经验外,还大量渔猎群书,如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匱》、《巢氏病源》、《千金方》等诸书,并广采王叔和、庞安常、朱肱等诸家之说,特别是宋代医籍《和剂局方》、《三因方》对其影响则更大。与严用和同时代,在温州兴起的所谓“永嘉医派”学术上主张以因辨病,按因施治,从脉象、病源、病候入手,以此作为论治依据。严氏沿习了该学派谨守病机之特点,为其“重视脏腑辨证,讲病证病理”的学术思想奠定了基础。

严氏重视脏腑学说对临床诊治疾病的理论指导

闭、气机阻滞而兼瘾疹。蝉蜕善托瘾疹外出,与薄荷、连翘相配,用于外感风热兼有斑疹最有效。张氏体会蝉蜕若单用三钱煎服,分毫不觉有发表之力,即可周身得微汗。

5 滑石

张氏认为滑石与石膏性相近,滑石无石膏的辛散之力,但长于利湿,性凉能清胃腑、膀胱之热,亦能清阴虚之热。张氏体会“因热小便不利者,滑石最为要药。”对于外感寒热诸症,上焦燥热,下焦滑泻无度的险候,清热有碍于止泻,固涩又有碍于清热,张氏以丰富的临床实践,创立了宣解汤、滋阴宣解汤、滋阴固下汤诸方,方中以滑石与生山药为主药,取滑石清热利小便,生山药滋阴健脾固大便,则上能清热,下能止泻,莫不随手奏效。张氏对外感大热已退而阴液未能自复者,常于大队滋养真阴药中少加滑石,使外感余热不至为滋补之药逗留,仍可从小便泻出,则病易愈。张氏用滑石与甘草为末治疗受暑及热痢,与赭石为末治疗风热吐血、衄血,均获得良效。

6 羚羊角

羚羊角咸寒清大热,兼能解热中之大毒。张氏体会凡清热之品多与脾胃升发之气有碍,唯羚羊角不甚寒凉,虽用过量亦不致人胃寒作泻。张氏认为羚羊角“既善清里,又善透表,能引脏腑间之热毒达于肌肤而外出,疹之未出,或已出而速回者,皆可以此表之,为麻疹托表之妙药。即表之不出而毒气内陷者,服之亦可内消”。先生用羚羊角治小儿疹毒鸱张,高热痉厥者,用量少则一钱,多则用三钱,煎汤分次徐服,疗效显著。瘟疫表里俱热,头面肿疼,其肿或连项及胸,张氏用羚羊角与石膏、荷叶、连翘等相配组成青孟汤,大能透发温疫斑疹之毒火郁热,消除头面处肿疼。张氏认为羚羊角虽为挽回险症之良药,但价格昂贵,他临证细心品验,若须用羚羊角者,多以鲜茅根、生石膏、阿斯匹林并用代之,服用时将前二味煎汤一大碗,分次服阿斯匹林,其清热之力不亚于羚羊角。

综上所述,不难看出,张锡纯对温病用药有很多宝贵的经验,对这些经验的挖掘和继承有助我们拓宽临床思路,提高对温热疾病的临床疗效。

(收稿日期:2005-12-13)

意义,尤其强调先天之本肾(命火),后天之本脾的作用,故临证诊治常脾肾并重,在补气调脾的同时,又提出“补肾不如补脾”之说,好用温补药。

2 对水肿理论的发挥

严氏针对唐以前对水肿的认识和治疗的时弊,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心得,在《济生方》中:议水肿乃成之理,辨水肿之阴阳,分虚实以治之,反对一味地峻泄,主要论点如下。

2.1 脾肾为水肿之源 他说:“水肿为病,皆由真阳怯少,劳伤脾胃,脾胃既寒,积寒化水。”并进一步进行了证候分析:“盖脾者土也,肾者水也,肾能摄水,脾能含水,肾水不流,脾含湮塞,是以上为喘呼咳嗽,下为足膝臃肿,面浮腹胀,小便不利,外肾或肿,甚则肌肉崩溃,足胫流水,多致不救。”主张脾肾亏虚,阳气不足,水失气化,泛而为肿,是水肿发病的关键。其中肾阳衰少为根本。该思想受《三因方》关于水肿理论的影响。《三因方》说:“夫肾主元气,天一之水生焉……今肾虚则大亏,致阳水凝滞……为肿满。”说明肾为水肿之源,而严氏在此基础上又提出脾土的作用,认为脾肾虚为水肿发病之本。严氏的脾肾为水肿之源的理论实际是阐述阴水的发病机理,发病缓慢,病程缠绵难以速愈。他认为:水发之源,源于脾肾,不绝其源,何能愈病。因此在治疗上,进一步提出:“先实脾土,次温肾水”,并给出两张著名的治肿方剂“实脾饮”、“济生肾气丸”。另外,先补脾、次温肾,充分体现了中医治疗的层次性。脾属土,土以制水,为运化水湿之本,为上下升降之枢纽,因此治水病,脾首当其冲也。然脾土厚德,须肾阳普照,若崇脾阳无为,必穷及阳之根本即“暖肾煖土也”。亦正如《伤寒论》中小建中汤证,若(施小建中汤)不差,予小柴胡,其治脾不应、求之于肝,因此治疗上有肝脾两个层次。

2.2 阴阳为水肿之别 水肿病在临床上表现十分复杂、证候多变,故有“五水”、“十水”、“十八水”、“二十四水”之分。严氏则从阴阳的高度,对水肿进行了精辟的概括,表现了他扎实的医学功底和超凡的才智。他说:“然肿满最慎于下,当辨阴阳。阴水为病,脉来沉迟,色多青白,不烦不渴,小便涩少而清,大便多泄,此阴水也。阳水为病,脉来沉数,色多黄赤,或

烦、或渴,小便赤涩,大便多闭,此阳水也。”以阴阳分水肿是由博返约,起到了执简驭繁,提纲挈领的作用,便于人们学习理解和掌握。同时亦符合临床实际,利于指导应用。阴水阳水更是中医基本思想的体现,符合八纲辨证规范。此乃源于其“察脉观证”,去小节,识大体,非大家所能为。另外,其“肿病最慎于下”,指出“水发阴证”的难治性,相对而言阳证水肿则易治。如《十形三疗》(张戴人著)所云:“风水不从水,无复来之理”。从目前来看,“阳水”通过发汗、祛湿、清热、解毒的治疗,见效快,病程短,其易治性在于正气不虚,邪去而自安。阴水则为脏腑功能失调,“水湿无制,泛溢成灾,故调整脏腑功能,须守法守方,徐而治之,且病根不易祛除。因此,水分阴证阳证,不仅形式简略,执简驭繁,还可指导治疗,判断预后。自严氏以降治疗水肿分清平之药和温暖之剂,并为朱丹溪系统论述阴水阳水的理论奠定了基础。亦是自《内经》、《伤寒论》以来,深刻了对水肿的认识,丰富了治疗方法。

2.3 察虚实之候以治之 严氏在《济生方》中说:“经云:治水之法,腰以上肿宜发汗;腰以下肿宜利小便,此至当之论……当辨其阴阳。”说明他尊崇“发汗利小便”之法,然亦有不足之处,即它不能涵盖治水所有方法。诚然水肿成因复杂,脉证各异,有虚有实,治疗上亦应区别处置。而当时治水肿,盛行峻下逐水为常法,少有变化。《千金方》、《圣惠方》、《圣济总录》所列治肿之药,皆牵牛、芫花之属。严氏生于南方,南方人禀赋薄弱,胃气不厚,不耐峻下之剂。峻剂虽水下,但气随液脱,而致病去人危之局面。严氏在实践中认识到此点,并结合自己对水肿病的认识,提出分虚实之治则。虚宜温补,实宜凉泻。即便泻实祛水,亦用缓下之法,如用甜葶苈缓下,牵牛用半生半炒之品。《济生方》中论述了阴水(虚为主)、阳水(实为主)治疗之不同:“阴水则温暖之剂,如实脾饮、复元丹是也;阳水则宜用清平之药,如疏凿饮子、鸭头丸是也。”正气为人生之本,因此治病必须要时时护顾正气之存亡。水肿病治疗亦不例外,其有虚有实,不能偏执于水邪而一味攻下,该下当下,该补则补。严氏首明此点可以说是一种创新之举。

(收稿日期:2005-11-10)

欢迎投稿! 欢迎订阅!